

白先勇
劉再復

紅樓夢對話錄

白先勇
劉再復
著



上世紀九十年代劉再復（下排右一）一家跟白先勇（下排左二）的合照。



白先勇（左）重文本細讀，劉再復（右）重文心感悟。
（上：許培鴻攝 下：曹光攝）

出版說明

- 一、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著名作家白先勇與著名學者劉再復獲邀於香港科技大學學術大樓花旗銀行演講廳，就閱讀《紅樓夢》的體悟展開對話。當日對談內容由喬敏小姐記錄及整理，成為本書的第一輯，這次對談可作為認識白先勇與劉再復二人理解《紅樓夢》的入門綱要。此外，本書亦分別輯錄了二人過往就《紅樓夢》發表過的具代表性的講演和文章，成為本書的第二及第三輯，補充對談尚未論及的分析。當中刪去一些重複的部分，讓讀者能全面而輕鬆地掌握二人對《紅樓夢》看法的異同，有助於讀者深入了解這本經典的文學價值和精神內涵。
- 二、第二、三輯除了白先勇的〈賈寶玉的大紅斗篷與林黛玉的染淚手帕——《紅樓夢》後四十回的悲劇力量〉一篇保留原有分題之外，其餘篇章按內容、長度分節，方便讀者閱讀。

中華書局編輯部

白先勇×劉再復
紅樓夢對話錄

目錄

序	與白先勇對話《紅樓夢》 劉再復	002
第一輯	白先勇與劉再復對談《紅樓夢》	006
第二輯	白先勇論《紅樓夢》	046
	從「紅樓夢導讀」到「細說紅樓夢」	047
	賈寶玉的大紅斗篷與林黛玉的染淚手帕 ——《紅樓夢》後四十回的悲劇力量	064
	賈寶玉的俗緣：蔣玉菡與花襲人 ——兼論《紅樓夢》的結局意義	086
第三輯	劉再復論《紅樓夢》	098
	天上的星辰，地上的《紅樓夢》	099
	《紅樓夢》的三維閱讀	117
	《紅樓夢》的哲學要點	140
	《紅樓夢》的「情」和「真」	158

序

劉再復

與白先勇對話
《紅樓夢》



我本就喜歡讀白先勇先生的小說，他的代表作《台北人》是我最喜愛的中國作品之一。我多次對學生說，《台北人》文字潔淨，可以作為典範文本，多次閱讀。

出國後我與白先勇又有通訊聯繫，他給我寄來《遊園驚夢》、《玉卿嫂》、《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等錄像帶，我和妻子陳菲亞都認真看了。他喜歡聽我講述大陸文化大革命的故事，聽到跳忠字舞的情節時，他哈哈大笑，連說「中國人真聽話」。他還給我寫信說：「你的散文可謂『興滅繼絕』。」讀了他的信，我想起張載的名言，寫作正是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以說，我和先勇兄早已心靈相通。二〇〇五年，我到中央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其間，他也到那裏講述崑劇《牡丹亭》。在課堂裏相逢，他在講台上，看到我端坐在下面，立即停止講述，說：「再復老師也看過《牡丹亭》（我和菲亞在台北觀賞了兩個晚上，同校長及夫人一起觀看，白先勇也在場），我們先聽聽他的評價。」我應邀走上講台，把「興滅繼絕」四個字還給先勇兄，我說，崑曲是中國傳統藝術的精品，但面臨滅絕，白老師做的正是「興滅繼絕」的大事。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寄寓的科羅拉多大學舉辦「台灣文學討論會」，出席的有齊邦媛、白先勇、劉紹銘、李歐梵、鄭樹森、王德威、葛浩文等名教授。我在會上作了一席發言，引述魯迅的判斷，說中國發生了一場大革命。革命前果然出現「怒吼文學」，革命後果然出現「謳歌文學」與「輓歌文學」。我說，大陸文學一片謳歌，從郭沫若到臧克家、從賀敬之到楊沫，全是謳歌文學，價值不高。倒是台灣文學屬輓歌文學，很有價值，而其代表

作，就是白先勇的《台北人》。我還講了《台北人》的文學價值表現在什麼地方。沒想到，我發言之後，齊邦媛教授（當時她的代表作《巨流河》尚未出版）立即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她說，我們還在，沒有死，怎能算輓歌文學？當時白先勇未表態，但會後對我說，「我想請您一家吃飯，餐館您定。」我很高興並立即答應。於是，第二天傍晚我們就在台灣人開設的「蘭亭」餐館聚會，我家都出席，小梅、小蓮和她們的媽媽都很高興。餐館老闆聽我說是白先勇請客，不敢相信，確認之後驚叫起來，真是白先勇！彷彿天神突降，老闆亢奮不已。白先勇說了「我是白先勇」之後他更是跳了起來，叫得更大聲，而且立即打電話給他在台北的姐姐，連說「你猜，誰到我們這裏吃飯了！白先勇！白先勇！」向姐姐報告後老闆平靜了一些。那天，我們吃到科羅拉多州最好的飯菜。餐桌上，先勇兄誠摯地說，此次我遠行，到這裏主要是想看看您。在波德（Boulder）相逢之後，我們的友情加深了。

我與先勇兄真是有緣。沒想到，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又讓我和白先勇對話《紅樓夢》。學部主任唐立（Christian Daniels）和我商量時，我痛快地答應了。因為我心中有數，即有三件事早已為我作了鋪墊：（一）在這之前，我為九州出版社和《環球人物》雜誌社出版的程乙本新版《紅樓夢》作序。序文先在《上海文學》上刊登，白先勇看到了，便說「寫得好」。此篇序文的基本觀點與先勇兄的紅學理念正好相通。（二）一年之前，著名的誠品書店曾邀請我和白先生就《紅樓夢》進行對話，並送我兩部大書，一部是程乙本《紅樓夢》；一部是《白先勇細說紅樓夢》，二者都是時報出版公司所出版，非常壯觀。我早已閱讀，明瞭白先生的

觀點。（三）這年二月，我應賈晉華教授邀請，在香港理工大學作了「《紅樓夢》的三維閱讀」的學術講座，從文學、歷史、哲學三個角度把握《紅樓夢》，許多話以前沒說過，這也提供我與白先生對話的一種基石。而最為根本的是，從一九九九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學講述四大名著，已奠定了對《紅樓夢》的基本看法。

這些基本看法，就是找到《紅樓夢》的核，這就是「文心」，這個文心，乃是王陽明之後最純正的心靈，即賈寶玉的心靈。所以，張靜河先生所概說的「心靈本體論」是我能認同的。當然，我的思想在不斷前行，如今，我又從「本體論」返回「認識論」，認定文學根本不需要固定的「主義」和觀念，即不需要什麼世界觀、歷史觀、價值觀。只要真實地觀世界，觀歷史，觀生活，觀人性，就可以了。讀《紅樓夢》，只要不斷觀賞、不斷認知就行了。這個問題較大，容我以後另寫文章細說。

劉再復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於美國 Colorado

第一輯

白先勇與劉再復對談
《紅樓夢》



一

● 我們今天在座的四百位¹《紅樓夢》愛好者，共同面對、討論《紅樓夢》評論史上的一個大現象：有一個人，細細地閱讀、講述、教授《紅樓夢》整整三十年，²從太平洋的西岸講到太平洋東岸，創造出閱讀《紅樓夢》的時間紀錄與空間紀錄。

這個人就是白先勇。

白先勇是誰？昨天我太太陳菲亞看到我的發言提綱上有這個問題。她說，這還要講嗎？誰不知道白先勇是著名作家和著名崑曲《牡丹亭》青春版的製作者。我原本也是這樣認識白先勇，但現在則有三點新的認知：

一、白先勇先生不僅是當代華文文學的一流作家，寫過一流小說《紐約客》、《台北人》與《孽子》，一流散文〈驀然回首〉、〈明星咖啡館〉、〈第六隻手指〉、〈樹猶如此〉，還有一流戲劇、電影劇本《遊園驚夢》、《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玉卿嫂》、《孤戀花》、《最後的貴族》等影響巨大的作品；而且他還是一流的文學鑒賞家，《白先勇細說紅樓夢》便是明證。此書鑒賞《紅樓夢》如何寫人，如何寫神，如何寫

1 當日對談還有三百人在網上觀看直播視頻。

2 白先勇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講授了二十九年《紅樓夢》，之後又在台大講授了一年半。

天，如何寫地，每篇都非常精彩。鑒賞寫人時，他說，《紅樓夢》寫人充分個性化，鶯兒說的和平兒說的，金釧說的和玉釧說的，絕對不一樣。至於寫天、寫神，那是《紅樓夢》的兩面。除了寫實，它寫神話的部分，也寫得很傳神、很逼真。而寫地，如寫大觀園，先是展示林黛玉眼裏的大觀園，接着又寫賈政、一群清客及寶玉眼裏的大觀園，最後又寫到劉姥姥眼裏的大觀園。

二、白先勇不僅是李漁³一般的大才子，而且是接近曹雪芹的大才子。李漁很有才能，他帶着一個戲班子到處漂泊，寫了許多優秀的戲劇劇本和散文，他日子過得很不錯，文章也寫得漂亮。我原以為白先勇像李漁，也是大才子，日子也過得不錯，帶着崑劇團走南闖北。現在才明白，他更像曹雪芹。他有續寫《紅樓夢》的才華，可惜後四十回有人捷足先登，已經在白先勇之前完成了。他只能在解說上展示其才華了。

三、白先勇不僅是白崇禧將軍的兒子，而且是中華文化的赤子。他不管走到哪個天涯海角，都念念不忘中國文化。他寫小說，製作崑曲，解讀《紅樓夢》，無一不是對中國文化的思戀與緬懷。他不能容忍台灣一部分人「去中國化」的觀點。不錯，台灣如果真的去中國化了，那麼它還剩下些什麼

3 李漁，又名李笠翁，明清時期劇作家、批評家，著有《鳳求凰》、《玉搔頭》等劇本，及戲曲批評理論《閒情偶寄》等。